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韓世忠

宋史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術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兀术走

李東陽明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秃胡天為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劉錡吳玠吳玠

脫脫

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鎮敵國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吳玠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非徂於常勝驕心侈與二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盖有

由焉

劉錡吳玠吳玠

柯維騏明

按張浚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盖指錡云順昌之捷強虜褫魄而困於疾疾命實為之豈之英槩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荐郤金兵保川蜀而子挺亦克繼家聲崇勳華閥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遽覆其宗二世為將固道家所忌與

劉錡

丁奉

史稱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振敵國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生為儒將則與孔明匹休沒謚武穆則與岳飛媲美柰何賊檜所忌廢

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岳飛

呂祖謙宋

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浚之心又與檜合
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方俟高以願備鍛鍊而得中丞王
俊以希旨誣告而得廉車姚政傳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
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二字世忠終以為無以服
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盡用小
人矣

岳飛

脫脫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左氏春秋學
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于秦
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甌可復宋恥可雪
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
冤哉

岳飛

章子仁宋

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憤氣而死
天乎豐其才矣使不齎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成雖九廟之

恥立談可雪何但紆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岳飛

鄜城捷至高宗賜札跋

虞集

文敏趙公子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偃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人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獨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

鄜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師乘勝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急罷兵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岳飛

陳基元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庶累洽之仁漸磨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

夜歛歎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已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列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岳飛

李夢陽明

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錮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

之義也

岳飛

崔 銑明

諫者曰忠武之屯朱僊也中原咸思附之蓋違詔而復舊京棄
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
之事君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
成者諫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孱
主也親見父兄母妻之辱其于竄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獷悍
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
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狄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
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兀术者非折筆可下也且勝負之幾

大智難料郭李嘗敗於思明矣况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
虐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
哉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蹙國拙於用才
而巧於壞才人將有為也掣之曳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
兼喪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檜之甘心快忿
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抹亂之道二曰德曰相
將其末焉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
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作內政而後攘
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搖者枝披其心防隙者水毀其
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責功於一

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
不庇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
焉

主和

羅洪先明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公
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羅織飛者為甚冤飛
冤而檜之死有餘辜矣故銜檜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慮囚不
盡其情囚即死辭必不服檜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
乎方檜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撻懶也非撻懶也金國之謀
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

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盾二盾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枕無
憂矣昔者子墨子答桃應以為舜之負瞽瞍而逃也親為重天下
為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
其襯順之則禍遲逆之則禍速趙苞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
其能熬然乎此一盾也淵聖兄也建炎弟也淵聖讓則金必不
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旦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
能脫然乎此一盾也有父母之愛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
自非出世之資兼人之勇固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
固已懸於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
不諱徽徽之聞計在二年而欽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為徽即死

物論
欽足為盾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
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
然也譬之於疾砒石投其會湯尉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
高宗蓄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
有能通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嚮
惻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頃藉嘗獲太公呂后矣
分羨之語至為不仁然藉之不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
也正言若及高宗其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
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
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惟無漢高之雄故

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於是其為金人愚而
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
奪之漿投薰以清中

其疑

岳飛

蔡清明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
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
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
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
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
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

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前朝廷乃無故入
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日將不復以宗社為意父兄
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矧又成命在又
遮道慟哭者聲震於埜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
計脫然于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奸臣所制縛而
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
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况殺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直
馳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計以負陛
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鞭而北城此而後朝
食可幾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殉君命之為
忠孰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
以忍與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
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為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將士卒伍
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蓬頭跣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
命進兵之罪籍橐以待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赤心報國事畢
矣倘必吾全則將乞骸骨終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
不叙之數自後有違命者雖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
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輒行雖近類桓温而

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_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日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轍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為名教罪人者况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忠孝矣且未有改立放弑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為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時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愚亦為公甘之矣

岳飛

李攀龍明

論曰天下有不可必為之事而謀者必欲其為之其亦難與論人矣蓋事有易有難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故勢難於安百姓雖堯舜未嘗以為易勢難於王天下雖文王亦以為難聖人且無如勢何而况天下者乎今謀者於岳飛之班師而

責以不能應變是欲為不可必為者也責人以不可必為是不知有難易之道矣不知難易又安足以論天下之勢哉非惟不足與論勢而亦不足以論時矣何也才力智勇時有所難逞果斷剴決時有所難用機會間隙時有所難乘况胡馬交馳突如山摧乘輿播遷中原陸沉何如其時也君昏臣奸忘讐事虜何如其勢也進有誣妄退有束縛又何如其難也而議者必欲其應變而為之吁尚足與論飛哉今論者不過曰宋高閩外之寄於飛專矣精忠之旗知飛深矣飛何有不可必為又論飛之北伐志存雪恥志不共戴天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襄陽拔郢城之捷金吾授首朱仙之駐兀术褫魄賊固將棄汴京走矣此所

謂大順而至易也即有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也矯詔進軍期於必成如介子之破樓蘭可也以死自誓戴罪而行如武侯之伐魏曹可也却奸臣之計果於自用如祖逖之清中原亦可也提兵外應表檜之惡與天下共誅之若袁氏之誅董卓亦可也而飛也皆不之為夫違勢者亡審時者昌故曰時不再來勢不再得飛於守常則可矣要之非應變之才也為此言者是知順而不知逆知易而不知難知可必為而不知有不可必為又安足以知勢與時哉吾未見天下有不順而成亦未見逆而有濟者也况於君臣之際哉君臣之際犯順以行權蹈逆以遂計而乃以應變審時識勢論之是猶教天下以叛矣况犯順而權未

必能行蹈逆而志未必可遂如飛者哉何則今日金字之牌非前日織字之牌今日忘讐之宋高非前日旌忠之宋高矣今日殺飛之檜非前日薦飛之浚矣前日用飛專今不專矣前日知飛今不知飛矣前日用飛今詔飛矣詔而不還則伍胥之錮鏐陽周之賜劍至矣劍不至檜之心不但已也不然則班師之詔更而為誅叛之詔矣又不然則削奪官爵之詔下矣此其時與勢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何也順不可犯逆不可蹈變有所難應權有所難施故耳飛於是時將為誅卓之紹則宋高謂班師者我也將為清中原之逖則驅兵在前追詔在後將為伐魏之武侯則身非顧命委國之元臣將為破樓蘭之介子則上無雄

才大畧之主中有已心功主和之姦動而有違節制之誅進而有托君命之戮此其時與勢果可必為者耶不可必為者耶且夫君樞也相運之者也將闔捍以止人者也以宋高為樞秦檜運之雖百岳飛無益於宋而顧責之權變其亦不思焉耳矣故善論天下者責之君如孟子一正君而國定是已善論天下者責之相如柳宗元相道得而萬國理是已未聞謂專閫外之寄而能逆其君者也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任非不專也諛入而樂毅奔以身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濟死使閫外之寄誠可以逆君則二人者當先為之矣今議者不察顧又以春秋之義責飛曰苟利於社稷專之亦可此汲黯發倉粟之

類是也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亞夫不聞天子詔之類是也設使黯之發倉粟也忽有詔曰不發方亞夫不聞天子詔也而天子以他將代亞夫第不知亞夫仍為將否耶黯仍發倉粟否耶知此則飛之班不班不待辨而自明矣飛忠孝人也春秋之羨講之熟矣尚其意不及此耶今議者顧又曰君之于臣猶父之于子子之于父從治命不從亂命此其說尤不通且父之命子命嫡子乎命孽子乎以宋高之事言之則檜嫡也飛孽也知孽之不得以奪嫡則飛之師班不班又不待辨而自益明矣故善論天下者本諸勢與時善論時勢者揆諸難與易善論難易者裁之順與逆知順逆者然後達權變故予嘗曰飛之不可必為者君與相之罪也

岳飛

王世貞明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僊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僂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羨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慄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

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嚴之卒後勁吳玠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將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岳飛

一日十二金牌

宋尚新明

余讀史至岳武穆抵朱僊鎮一日受金牌十二未嘗不投淚數行也或以為此丞相矯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宜斬使而鼓行便或以為此上意也君威不遠顏咫尺臣扞旗鼓孰敢奸之

全師而還便愚獨謂金牌之來不出自高宗不矯自秦檜而招之自武穆非飾說也請得畢其辭夫檜雖稱權姦然亦有憐才之意觀其容嬖人之偽書賞鷓鴣之佳句雖古之絕纓以覆慙賜侍以敦俠亦奚以加彼其殘害忠良交通夷狄使人主尊信如鬼神和好如膠漆夫豈特師心自用意必有智謀之人為之竭力而營持籌而計者乃武穆自王貴牛車而平皆闔將而非謀士也闔將之用一而謀士之用百有如一且受詔班師闔將之勇果足恃乎恃其勇而抗王童是女直未滅而身為女直也設轉戰而前期盡敵而反而毋走之敵果可盡乎不能盡敵則丞相且以抗命為將軍辭將軍且懸首太白不暇而敢均黃龍

物論
一杯耶使少保首能養士於平日則雖兀木無北走之意而謀
臣策士且諭張鼓煽以振先聲以奪其心而衰其氣何至彼將
奔竄而書生且叩馬以諫其毋行也此豈書生無簞食壺漿之
思意者逆知武穆之英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才爽
其竒縱捫蝨而談當世之務而武穆未之許乎向令毋走之言
不出于書生兀木必且北去北去而丞相必且膽落外則前無
所沮內則後無所撓星馳電擊燕齊為之響應韓常為之倒戈
不日而還兩帝之銜輿捷仇人之塚墓矣雖有金牌豈能止之
於沙漠哉自書生之言一出而虜已心知武穆之無成故堅持
中原而不去得以其間走使督責丞相丞相斬肩約則不得不

以危言中武穆於帝前而帝且為之心動則不得不亟詔班師
而金牌於是乎屢發至于屢發金牌則雖致書生於麾下亦必
無策善其後而况武穆當方寸之既亂乎且當其時未嘗無士
甚虜焚斲王之餘艤於江中者閩士也縫衣緝鞅而脫男子於
虎口者齊婦也武穆倘得一士則權臣之舌可禁頭可斷心可
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搔背痒蟬寢敵人之皮毛如集
狐腋何至令竒才策士偃蹇數竒苟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國
家之大計使中原與二帝俱喪其口中而莫追也豈不痛哉或
者謂高宗時值苗劉之亂帝常慮諸將負恩武穆斬王所以不
敢厚賓客與結士其亦有衛長平霍冠軍奉法遵職之意乎余

物論
曰否否衛霍遇武帝承平而當武安魏其之後天子常切齒故以親附士大夫招賢詘不肖為人主之柄若武穆之時朝危主辱釋左車而傳劇孟猶懼不遑而豈容以吐握為讓讓顧武穆之所忌不以結士而以擅兵則結士非特除患抑以建功不繆矣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羅於無辜故重以失士為賢者惜若書生殆所謂有才而不善用者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書生於權臣大將之說似為得機以語於固窮則未也是故孤死正丘首君子仁之

岳武穆 碑記

徐階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

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于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為功最多鄆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鴛鴦如兀術猶悲啼窟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于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快悞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于時高宗方惑于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

而王援拱毫畧汝鄭經營穎蔡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
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
至今論者猶共寬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懣不平之意其視
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徵之誤者固未可同
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于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
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恃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
心真切懇至竟以為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
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
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
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

侍御公以畫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岳飛

劉基明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扁以為不祥嗚呼將軍夫
何為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妖殞兮豺狼冕旒臣不知
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啣冤而懷苦雙荷愛
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
竭心以為主兮又何可以為仇也天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
之尤也鳥傷兮而欲殞兮群啞啞而附翼猿猴縻于機檻兮羈
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忘戴天之犬恥
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詞以

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麟騮于中路庸夫
亦知其至愚兮羗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
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為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
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穢吊孤墳于湖濱兮
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識忘親之不臧

悲建紹

張思廉元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
江右長城墮中興天子如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婁室望風走兀
术搵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竄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
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金字牌

李東陽明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震
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雙虜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
晚矣

二字獄

李東陽明

朋黨謫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迪二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
姦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厓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
即馬前刺

三父子

李東陽明

父昏德子重臣華夷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華美名鴻號應

無加玉津從幸喜同樂五國窮愁看馬角精忠父繼忠子百戰
其心為君死

岳鄂王廟記

崔銑

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
舊都以繫民望收河北而倚中原厄於王彥危于杜克而氣不
挫其志於張俊阻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無好
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忠義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金人
無主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昇張邦
昌以齊昇劉豫而還師於漠矣帝一宰昇王以征伐孰
謂金之不亡哉然帝乃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讎無成且失其

據內外諸臣乃為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佞貪而王蕪王忠
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於乎
以不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且夫莫須
有者檜之游詞也其心非不賢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之耳

封開國子食邑制

高宗

門下師直為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得仁人無敵之勇
羽奏屢騰於戎捷輿圖亟復於圻封肆疇進律之庸曷告治朝
之聽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
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
變久官勞於邊圉實捍難于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

子懷柔初附之夏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萃
厥逋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茲戡定振
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
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賞建
旄融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齊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
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真食併加徽數式
對異恩於戲我伐用張既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
功見知之圖當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欽予時訓其永有
詞

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制

高宗

岳飛才全果毅姿稟沉雄說禮樂而勵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
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
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屬逆雛之捩亂導我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于不測千里
轉戰奮忠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繫俘群醜逮潛師而奔潰茲振
旅以遄歸載疇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祉齋壇授鉞節兼兩鎮
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敷井賦衍食畬租爰示寵光
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
其克艱于王業祗若予訓永有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

充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高宗

岳飛沉毅而閔中誠純而特立縱橫竒正謀足以應料敵之機
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
剪亂夷寇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又勤經畧
將規恢於遠馭且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諒威聲之振龍旌旗
改色亦士勇之賈前矧茲塗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
王氣猶在 伊纏陵寢俱存廟貌未移於鍾虡其共乃服以究
爾庸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為憲

郾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
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

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
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塵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
之交重有傷瘼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
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
降関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評 高宗賜鄂王制詔有三十餘章不可謂不知王矣一日
聽秦檜之姦言獨不念前日奇勳之褒詔竟置死地忍
哉忍哉

書生叩馬

陳敬明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鏝影北風沸塵岳將軍從悲憂

血肉中間閔萬死撐乾坤于百戰唯是朱僊報捷金酋顛頽不
敢詢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褫虜魄哉祖宗有靈趙氏
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嵩丘河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
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為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
生叩而宋事去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
令人驚拊心寃武穆而口嚙丞相之奸鬼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為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河破碎
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栖絕域牧馬悲鳴胡笳撩
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
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沈沈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

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
嶇鞍馬間顧收兩河而挈熒雲于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曩
厥垂成之緒隳之卑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刺啞啞之夫悟主上以君臣之大義而壺關
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我天地蹂躪我
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
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母二圖
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告爾金人無犯我闕告爾丞相勿剪忠
良告爾將軍禽梟滅醜告爾天子薪卧膳嘗不謂身宋人而弃
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

人物語
姬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
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為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
肉踈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輒
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鄆
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為飛震恐戰士為飛飲血敵人股
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
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
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
琦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

弟則猶知有宋德也將軍間閔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
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假
以覆趙宗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即不寤宋亡不暖座矣
疇謂非天哉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即使犁漠庭毆搗邊之
鼾睡九死不惜而齎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
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蠻羶擁蔽西風淒動
朔雪衰丈二帝冤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髯之白
令人潛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
恥將軍刀未畢拔而金牌下人鏤紅染壯志冰消冤矣近世儒
者謂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

旒丞相操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
書生蓋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斷
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
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竒者也噫嘻乾坤水
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為宋亡於元而余以為宋亡于書生叩
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覲天之機高宗闇于機而不
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為之必不得為而後已耳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
土奸雄淒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擬岳武穆軍中遺秦檜書

屠 隆 明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
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
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
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
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
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柰何敢不班師哉然
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
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
矣惟壘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
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

人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詠宋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原乎羶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一日班師赴關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嚙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

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日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強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

評 寫武穆恢復中原諷切奸檜忠肝義膽可揭日月可泣鬼神直與胡澹庵封事蔡虛齋班師論爭道而馳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脫脫

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搆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玷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郭浩楊政克左

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阻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等

脫脫

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浚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才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於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傷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敗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

獄寃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脫脫

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牙爪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

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會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何如哉光世自恃宿將遷阻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畔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曠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海州之功泗上之捷亦是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淫失將士心自取覆敗况結託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

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寃蓋亦自取焉耳

王倫朱弁張邵洪皓

柯維騏明

宋有女直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虜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足筭矣王倫屢徃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完節不為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愧然武賞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少恩哉

朱弁張邵洪皓

脫脫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信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洪皓

真德秀宋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繕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

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忠宣亡愧蘇武

方應選明

余讀子列子見南郭子綦與鄭公孫僑同學於南宮氏之門既公孫僑秉國鈞于鄭也卒為春秋名卿之翹楚炳炳蜚蜚聲而勒鼎彝厥功赫赫如昨而子綦猶然蓬累中寒無聞焉識者謂子綦氏厚於德而薄于命不以滅弗彰終其身為子綦氏劣而覩然廁名卿之伍無愧云余竊恠之洎觀漢史至蘇子卿傳并

宋史列洪忠宣故事喟然嘆曰嗟乎士之處功名也固有幸有不幸與夫子卿自天漢元年秉節旄使絕域單于欲屈而臣之而子卿不可視直不能側聲高不能下即李陵衛律輩刼制耳語者數四而子卿抗色虜廷猶足以寒羶裘之膽而褫之魄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出帟帟哉子卿古今所希講也迨宋紹興十三年忠宣公啣命金虜廷辱劉豫而不之臣冷山之流濱死者十之九不以刀鋸鼎鑊蹙裳蹈尾其間及間道君皇帝之殂北面涕泗再拜操文以祭忠憤悲烈至今讀其馬角龍髯冰天雪窖數語尤足以激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唏吁悽惋寥落無聊之氣偉哉忠宣百史冊一二觀而于子卿奚軒輊

哉柰之何武之在漢也以得備位典屬國受賚二百萬自天子
公卿大夫而下莫不嘖嘖異而皓之歸自金也一言忤旨旋至
黜逐方脫冷山復投瘴海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嗟乎是
何子卿幸而忠宣不幸與亦足悲矣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而文王之係豕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
上行夫康侯功亦烈矣然非遇明時遭聖主亦安能吐竒炫能
光寵備至若是異哉自昔英雄之士抱卓犖瑰琦之才精忠峻
節凜凜薄雲漢表日月而控于數竒抑于命之窮不得一揚眉
舒氣而齎恨死者未易數也緬昔子卿之時大漢英風如席千
里風霆而震耀宇內而况以孝昭之聰慧孝宣之聰核名實其

臣如博陸輩卽有媿師師喜起之風而不至猜疑尤甚忌功臣
而不克自全者故雖有毛髮絲粟之才亦足以自效於旂常竹
帛之上而子卿之仗節歸也遂得傑然麟閣以發明功名于世
而償其一十九年崎嶇艱阻之勞也宋自二帝北轅以來三精
霧塞九縣飈飛淹淹如甍羸之夫矣而高宗偏安江左自謂儼
然王屋居於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置君父之仇于都無計較之
地檜以凶猾之徒驚然倡和虜計一二老臣一旦決去無難色
如忠烈如武穆十二金牌之召不旋踵也故忠宣之節適觸其
芒刺在背之心必至貶死而後快乎士生斯世有幸不幸大都
類是也而後之論人者遂執區區成敗為高下士政不當以成

人物論
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彼拖紳帶我綦斐于于然節名大夫果出
子綦右而終其身威弗彰之南郭子詎其心焉倪首公孫僑氏
耶世之所稱俶儻飛揚之將才長酣豢于甕牖盆缶間齷齪死
牖下而紉袴子弟班豹冠服魚服而佩印封萬里者有相摩士
政不當成敗論也子卿不遇昭宣之世安得與中興名臣頡頏
先後而忠宣非檜黨日夜媒孽而羅織其獄豈遽齟齬坎凜汶
汶馬令寃死草間耶雖然以忠宣律子卿子卿幸矣然子卿僅
幸于忠宣耳以子卿大節即臙酪異類猶群然噫嘆中郎之忠
者乃不得食茅土爵上卿而寘之十一人之末彼十一人者自
子孟以下皆以斯隸降虜賈豎之徒且彬彬位于卿上大漢方
隆崇德尚賢舛錯如是其去宋氏之待忠宣何能尺寸也千載
而下顧瞻麟閣能不為之於邑

朱弁

丁奉

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弁寧不歸
而不失王倫之黨寧不歸而不受金虜之官迨全節以歸與張
邵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
弁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髯攀龍髯之首逮淚灑冰天若
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錄焉

人物論三十三卷終

阿

